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儲頁書

古今攷卷三十六

元 方回 續

特牲士禮主人爼曰胙爼 有司徹大夫禮有胙

爼

膳夫凡王祭祀賔客食則徹王之胙爼 紫陽方氏曰

胙爼謂祭祀賔客天子之爼也今融會注疏簡其辭祭

宗廟有胙爼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胙尸東西面設

主人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禮亦當然所以鄭注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此祭祀之胙俎也賔客食謂王與賔客禮食於廟賔在户牖之閒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胙俎亦膳夫親徹此賔客之胙俎也　特牲饋食士禮少牢饋食大夫禮有司徹有胙俎主人之俎也別見骨體數内

天子賔客禮食與公食大夫不同　公食大夫君前無食

公食大夫主君與聘大夫禮食賔前有食君前無食退

俟於廂此天子諸侯禮食王前有食俎者天子於諸侯

其禮異於諸侯與聘大夫故王前有俎云　紫陽方氏

曰公食大夫禮食他國來聘之大夫也七鼎七俎無尊

設飲酒漿飲俟於東房六豆黍稷六簋牛豕羊魚腊腸

胃膚醓醬菹醢大羹湆賛者告具賔升祭告備賔又祭

公揖退於廂賔三飯三飲賔出則三牲六俎歸於賔館

此所謂公食大夫君前無食也主食不主飲所以不設

主人無酬酢之禮不用樂

凡祭祀致福受而膳之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注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於王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正義應云致膳而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故云致福知諸臣有致胙法者按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子産云祭有受脤歸脤注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今彼雖據諸侯禮王之臣致

胙亦然　紫陽方氏曰古人重祭之胙肉春秋僖九年王賜齊桓公胙孔子燔肉不至行其重如此今之學者於釋奠禮畢觀初獻官飲福受胙惟此禮近古明日諸生分胙肉各得一臠又鄉里祭社各分肉以歸亦古胙肉也古天子之臣祭於宗廟而歸胙於君六牲之一毛也宰夫受之以膳王古人質朴或然也後世天子郊廟不講此禮第賚賞賜金帛以萬億計則太過雖大臣祭其先僅從俗禮家人之饌無殺牲之獻則未嘗有以肉

進君之事也

新為臣之摯受以給王膳

以摯見者亦如之疏謂卿大夫以下新任為臣者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來見王亦如之者先鄭云亦受以給王膳也 紫陽方氏曰如此則王之所受羔鴈雉不亦夥乎天子一日之膳所殺衆矣六牲中不云羔鴈雉有犬雞羔小羊也以給王膳天子有九官三夫人九嬪凡牲舉其大不言其細所用之處亦不勝其多後世縻

此禮久矣

耆老孤子士庶子之饗　漢饗衛士

外饔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注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宫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正義曰死事者之子謂若左氏哀公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顔庚至二十七年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色馬召顔庚之子而賜之是其

禮孤子之法云耆老謂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

紫陽方氏曰孤子易曉也尋常讀耆老二字謂老者

而已今正義謂為死事者之父祖乃知回讀書不審細

者多矣漢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成死事侯即顔庚

子之邑也漢武帝有羽林孤兒死事者之父祖養於有

司而與饗禮用之後漢唐未有改也武王伐紂豈無死

事之兵卒成王伐淮夷亦恐有死事者後來兵寢刑措

四十餘年漸無之矣

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無酌數

酒正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注云要以醉為度

不同乎以醉為度 紫陽方氏曰此文兩下饗字殆饗之時無酌數王親饗之必亦以膳夫為主人必不如王昭穆之說饗禮之禮酒盈而不敢飲也試嘗歌文王鹿鳴伐木之詩恐是時未有饗燕之分上恩逮下下情通上畧君臣之勢而厚主賔之歡待孤子耆老與士庶子亦猶是耳與宗廟大饗又不同而周天子

饗禮俱亡故學者多一偏之論

王膳飲凡二十四官

紫陽方氏曰王日一舉朔日二舉齋日三舉膳也饗燕小事飲酒漿也凡二十四官具於后

膳夫所掌前已備書　庖人掌共畜獸禽辨其名物膳羞好羞　內饔掌內之膳羞割烹煎和　外饔掌外祭祀割烹脯脩刑膴　烹人掌共鼎鑊爨烹煮　甸師掌耕耨入齍共蕭茅野果蓏　獸人掌咠田獸入腊人筋

角毛皮　𩿈人掌𩿈梁辨鱻薧　鼈人掌取互物䱜魚鼈龜蜃　腊人掌乾肉脯腊膴胖　醫師掌聚毒藥共醫事　食醫掌和食飲膳羞醬珍齊和　疾醫掌萬民病有五藥等養病　瘍醫掌腫潰金折四瘍　獸醫掌療獸病　酒正掌辨五齊三酒四飲　酒人掌為酒役世婦不可曉　漿人掌共六飲　凌人掌氷膳食不可無氷　籩人掌四籩之實　醢人掌四豆之實　醯人掌凡醯物　鹽人掌苦鹽散鹽形鹽　冪人掌共巾冪

八尊六彛

紫陽方氏曰自膳夫至冪人二十四官皆王后世子膳飲之事而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五官與其間何也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飯宜温羮齊眡夏時羮宜熱醬齊眡秋時醬宜涼飲齊眡冬時飲宜寒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醎調以滑甘注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于土内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髓以滑之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

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會成也稌粳也爾雅曰稌稻也苽雕胡也凡君子之食嘗放馬回謂此醫似非察脈視病用藥之醫醫師為五醫之長而食醫屬馬其和齊必古法有所傳疾醫瘍醫亦王左右之所不可少獸醫則相視王庖所烹宰之禽獸其有病者去之如今死馬食者必病也貴人之家早起日以醫視脈則王之起居不可一息無醫望色聽聲知其病之所在起居飲食相為用此五醫所以在膳夫庖人酒人漿人之儕也膳夫為食官之長上士二

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其任可謂重矣庖人有賈八人主市買知物價者實不掌庖廚之事掌烹者自有烹人内饔外饔烹人分任鑊鼎之事甸師掌耕種藉田收粢盛蕭茅果蓏喪事代王受眚災若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於王既殯太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災眚免後殃古何為有此制國家何用此事也同姓有罪則死刑說者謂有議親之典必同姓絶服而犯死罪不隱於市

付甸師殺之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磬於甸人磬字奇又兼共薪蒸其權重故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獸人掌甸獵腊人掌乾肉腊膴胖四其名䱷人掌魚梁為笱而不言網罟荆湖多魚回從今吕公左丞向來經過復州界魚湖户小船迎迓一鳴榔撒網魚滿網矣數網滿船畧取之縱其去數千魚户利入於州司甚博兩次失江險北兵渡皆魚户頭目困於尅剥往為鄉導也東吉元守復州州治前河道太守之魚也十二月網之一日水

落六尺之魚多出於水在河則鱗物厚六尺也多乎哉鼈人又為一官籍互物有介甲者黿鼈鱴刀鱴莫結反海魚似鮑含漿乃蚌蛤之類貍物若鰍鱔之類凌人則膳飲所需不可無氷鑑音濫曰甄也音趖賈疏謂今之甕大喪共夷槃氷夷之言尸也實氷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於堂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凡髙廣長深之字皆去聲俗多作平聲賈疏謂叔孫通所作

下文籩以竹為之形如豆容四升面徑尺柄尺亦云叔孫通所作周之籩豆不可得知叔孫通以意為之故又曰叔孫通制禮器漢書所無也李心傳曰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後世禮文放逸官失其方為君子者則亦當講求古制脩其禮物以授有司葢不容畧也然則此正士之所留意也豆籩回謂天子三十有二秀嵒謂三十六恐不然醢醯菹齏醬總名謂之醬不止今之日曬之醬豆醬麥醬如鱟醬鱟胡遘切長五六尺似蟹可以為醬蛤蜊醬魚

酢醬皆是苦鹽李心傳謂之顆鹽西北有之回至草地達人見惠曾食而今教化平章往為奉御過回家見此物嗔不合擅藏御膳散鹽今淮浙閩廣鹽形鹽人為飴鹽謂恬鹽戎鹽也秀峇謂蜀水諸郡廣安大寧井鹽鹹而恬解池鹽回未識草地鹽出草磧中西域鹽生竹木間未識冪尊疏布畫布王巾以黼陳祥道畫為圖此二十四官大畧也

膳夫為食官之長醫師為五醫之長　庖人有賈八

人甸師之徒三百人　喪事代王受青灾同姓有罪則死刑　甸師共薪蒸獻人𥝛笱不言網　兩失江險皆魚户復州多魚　氷鑑音濫甄音縋漢大喪夷槃制度　叔孫通制禮器漢䈪尺寸　高廣長深皆

去聲草地鹽

右十六事並見前叚議論中此題目也他倣此

酒漿䈪醢醯鹽冪奄女奚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漿人奄五人女漿

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月令仲冬其器閎以奄于撿反女酒女奴曉酒者也女漿以下倣此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智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紫陽方氏曰近代無從坐沒入官為奴婢之法北方以

兵擄則有之近代法之不善者宦官進子宮無罪之人良人女犯姦三人以上理為雜户斷脊杖送妓樂司収管是以州郡無行之弟子世世養女為侍官司筵席祇應穿髾紅大衣服冠佩送迎朔望隨衆唱喏如男子今日遂無之

共祭祀之好羞鱃魚蟹胥鱃側雅切

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荆州之鱃魚青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正義曰尋常所供

並在內外饔今言好羞是非常之物謂美魚之屬好呼報反

鶴山先生曰未必然

共喪紀之庶羞

㡦人共喪紀之庶羞注喪事之祭謂虞祔也正義曰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虞祔之祭乃有之

共賔客之禽獻禽獸對文散文　雌雄牝牡對文

散文四足而毛未孕曰禽

庖人共賔客之禽獻注禽獻獻禽於賔客獻古文為獸杜子春云當為獻正義曰凡鳥獸未孕曰禽爾雅四足而毛曰獸兩足而羽曰禽是對文例若散文則通獸未孕時雖四足而曰禽是以名為禽獸其中亦有羔豚犢麛又云以禽作六摯禽中亦有羔謂若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亦是對文案詩云雄狐綏綏走亦曰雄尚書曰牝雞無晨飛亦曰牝並是散文通義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　紫陽方氏曰禽獸皆可稱曰禽司馬

職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謂禽獸之小者曰小禽也通稱也不但四足未孕曰禽也所以凡獻禽獸于賔客總曰禽獻

備品物為薦致滋味為羞　生肉為鮮乾肉為䰾庖人死生鮮䰾之物薦羞之物注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為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為尊鮮謂生肉䰾謂乾肉　紫陽方氏曰后世子言膳羞故注特別言王之薦羞以所進不同

羔豚膳膏香腒鱐膳膏臊 犢麛膳膏腥鱻羽膳膏羶

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注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腒乾雉鱐乾魚鱻鮮同魚也羽雁也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膏羶羊脂也玄謂膏腥雞膏也

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 腒鱐暵熱而

乾魚雁水涸而性定

康成曰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腯鱐䐹熱而乾魚雁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　鶴山先生曰此說未然　紫陽方氏曰内則此四句康成注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為其太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禮記香作薌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如康

成之說古人於王獻之禽春夏秋冬煎膏不同以休廢之味節王氣何其拘也此所以不可無食醫歟乾雉乾魚此二物於夏食之何謂肥蕎豚羔犢麛皆未孕四足之禽宜有益於人又何必節其氣鶴山以為未然是矣

附脾肺心肝腎五物祭五祀且論户行脾腎皆有

主尸

脾腎五祀皆有主先祭主後迎尸月令孟春祀户祭先脾於廟有主有尸用特牲席於奥設主於户内之西制

髀及胷為俎奠於主北祭肉髀一胷再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宗廟之禮孟冬祀行祭先胷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靣設主於軷上乃制胷及髀為俎奠於主南祭肉胷一髀再其他皆如祭戶

附論膳夫至冪人二十四官名物數

膳夫食官之長詩仲允膳夫膳之言善今時美物曰珍膳上下中士府史胥徒並不書　食飲膳羞食飯也飲酒漿

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以養王及后世子進物於尊者曰饋　食用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雕胡也稌稻也　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　飲用六清水漿醴醨醫酏　羞用百有二十品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為庶羞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　珍用八物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制度已見前　醬用百有二十甕醯醢醢人共醢六十甕醯人共醯六十甕　王日一舉朔日加一舉齊日三舉齊必變食殺牲盛饌曰舉后與王同庖

后不特殺一日食有三時日中而餕以樂侑食齊日不侑樂　鼎十有二物馬牛羊豕犬雞魚或非腊腸胃膚膷臐膮牢鼎九物謂牢鼎之實膚以上至馬也亦九俎陪鼎三膷臐膮無俎　授祭品抈肺也脊也禮飲食必祭品嘗食每物皆嘗之卒食以樂徹於造造作食之故處火熟者先君子備火齊不得大荒大喪大札天地有灾邦有大故大荒凶年大札疫癘日月晦食地震動寇戎刑殺不舉謂不殺牲亦謂不舉樂司寇行戮君不舉

樂膳夫不舉不殺牲　王燕食謂日中食謂夕食奉朝之餘膳賛祭牢肉　祭祀賓客徹胙俎稍事小事飲酒設薦脯醢王燕飲酒主人當獻賓膳夫代為獻主君不敵臣燕義諸侯宰夫為獻主　掌后世子膳羞主其饌之數不饋凡肉脩之脩脯也致福受而膳之諸臣祭祀歸胙以摯見亦如之摯羔鴈雉不言工商雞鶩王后世子膳不饋

庖人庖之言苞裹肉曰苞苴賈八人賈主市買知物價

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卜日曰牲

六獸麇鹿熊麕野豕兎玄謂當有狼而熊不屬　六禽雁鶉鷃雉鳩鴿玄謂于禽獸及六摯宜為羔豚犢麛雉雁恐不然鳥獸未孕曰禽　凡其計數之有一其孰不解之𩺰與鮮同謂生肉薧謂乾肉苦老反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祭祀好羞荆州鱃魚青州蟹胥　喪紀庶羞謂虞祔　禽獸春夏秋冬行行用也羔豚腒鱐犢麛𩺰羽膏香膘腥羶腒乾雉鱐乾魚𩺰魚也羽雁也香

牛脂臊犬膏腥雞膏羶羊脂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腒鱐膴熱而乾魚雁水涸而性定　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八物得四時之氣尤盛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膳蓋是正王及后不會禽獻是加世子會王后世子皆可以禽獻于膏惟會世子恐未然乃注之妄云

内饔割亨煎和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熬也和齊以五味（肆託歷反　齊才細反）辨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前臑周人所貴

淮南子周公前臑不絶於前辨肉物胾膰之屬（膰音燔或亦作燔）詩或燔或炙注燔是肉炙是肝附嘉殽胛膝胛令胰脾五祀户祭行用脾兼用腎則令腰子也膝口上曰膝口下曰函毛氏曰膝函也説文云函舌也又曰裏肉也此殆牲脣如猩脣者　辨百品味庶羞之屬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脅實俎曰載脅亦升俎選百羞珍物恒選擇其中御者牛脑羊羶犬臊鳥貍（於弗反）豕腥馬螻前已備書

內饔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祭祀禘祫月祭等共羞脩
刑膴胖骨鱐脩鍛脯也加薑桂鍛治之為鍛脩亦曰鍛
脯不加薑桂不鍛治直謂脯此修脯之異者胖如脯而
腥者乾則為脯不乾而腥謂之胖普半反師仲刑膴夾脊
肉非或曰膺肉無所出骨鱐謂骨有肉非骨自是牲體
鱐自是魚乾膴火吳反凶武反玄謂刑鉶羹特牲有鉶
羹盛豕膮膴牒肉大臠牒直輒反之涉反所以祭者魚
肉總有公食大夫禮庶脩皆有大謂大臠據肉而言如

此則魚有膴謂之大骨牲體若體解十一雖據骨而言骨有肉鱐夏行腒鱐同義

外饔掌外祭祀割亨飱客始至之禮饔旣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饔聘日致饔急歸大禮康成語將幣者聘享也諸侯來朝亦朝日致之有飪有腥有牽又有酒米兼燕與食又多芻薪米禾饗耆老孤子士庶子者老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孤子死事者之子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喪事陳鼎俎殷祭虞祔皆

有鼎俎士喪禮小歛一鼎大歛三鼎朔日祭如之月半不殷奠薦新如之

烹人主為内外饔煮肉共鼎鑊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脀於鼎齊多少之量少牢爨在廟門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何不言膚各異鑊鑊别有一鼎鑊中肉熟各升一鼎王十二鼎六牲六鼎腸胃魚腊膚三鼎或謂天子魚入庶羞膷臐膮三鼎曰陪鼎正鼎九有九俎天子所享廣衆當用鑊不可數計爨今之竈周禮儀禮皆

言爨論語王孫賈始言媚竈禮記祭法天子七祀有竈月令孟夏其祀竈皆孔子後書大羮肉湆不致五味鉶羮加鹽菜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即臐膷膮也盛於鉶器為鉶羮盛於豆為庶羞

甸師郊外曰甸師猶長也主共野物官之長率屬耕耨王藉耨耘芓也芸音云或音運芓音子亦音兹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畞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芸芓終之以共齍盛齍

音資以時入之謂麥夏熟禾黍秋熟穫之送入地官神倉籍田之穀衆神皆用獨言帝籍舉尊言之上帝之帝也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粢即齍穀者稷為長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五行土為尊始知稷為五穀長爾雅以穀為粢通言六穀皆是粢小宗伯云辨六齍之名物在器曰盛祭祀共蕭茅鄭大夫衆云蕭字或為莤讀為莤非是詩取蕭祭脂蕭香蒿也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旣奠然後焫蕭合馨香鶴山先生曰合馨

香是也鄭衆以蕭茅為一物非杜子春讀為蕭是饋獻之後陰厭取蕭與脂黍稷共焫之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齊桓責楚包茅不入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鄭大夫之說茅是也以蕭字為莤則非是共祭之苴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苴以藉祭亦指士虞禮也縮酒左氏管仲辭是也康成又云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此司尊彝職文司巫祭祀共蒩館茅以為蒩蒩即苴兩官共供茅謂甸師共茅與司

巫司巫為苴以供宗廟是也鄉師大祭祀供茅蒩謂祭天時也共野果蓏之薦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蓏力果反瓞大結反喪事代王受眚裁前已詳書同姓有罪則死刑公族無宮刑前已詳書率其徒以薪蒸役外内饔之事徒人三百之徒給内外饔之役大曰薪小曰蒸

獸人掌罟田獸罟罔也冬獻狼夏獻麋狼膏聚聚則溫麋膏散散則涼以救時之苦春秋獻獸物凡獸皆可獻

及狐狸内則狐去首狸去正脊皆可食時田則守罟備獸觸攫及

弊田令禽注於虞中弊仆也仆而田止弊田春火弊夏車弊

秋羅弊冬徒弊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植虞旗於其中致

禽而珥主令田衆致禽其中以給四時廟祭春獻祭社

夏獻享礿秋獻祀祊冬獻享烝大獸公之輸於虞中小

獸私之致禽而珥馬珥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故

春秋傳曰以數軍實兵甲器械為軍實斬首亦軍實生

執俘囚亦軍實晉捨秦囚先軫曰隳軍實凡獸入於腊

人皮毛筋角入於王府　紫陽方氏曰田獵以野獸給四時宗廟之祭則在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之外亦盛矣

魚人字從省文為梁梁水堰也徒三百人堰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正義空作孔笱者葦簿承其關孔魚過取之詩敝笱在梁詩魚麗于罶即曲梁寡婦之笱王鮪季春三月鮪新來王鮪鮪之大者薦于寢廟廟之寢魚鱻生薨乾一歲三時五取魚孟春獺祭魚取十月獺祭魚取季春薦鮪取鼈人秋獻龜魚取季冬漁人始魚取正

義此說拘於魯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諫之非時魚者之租稅　紫陽方氏曰魚人為梁為笱取魚而曰寡婦之笱豈文王時澤梁無禁之謂乎周關中之地自西戎至北狄南界蜀漢東抵潼華函谷有黃河焉有涇渭焉有灞滻無窮之水焉不言網罟則黃河及凡大水皆不漁乎公家第以寡婦之笱取魚王鮪之大者豈葦薄關孔之所能容乎其徒止四十人豈官不親漁而聽民自漁不許竭澤不許為網而以分數入官乎故曰凡魚

征入于王府師仲謂漁者之租稅近世荆湖魚利前已言之東南蘩鱐之征古亦無此

古今攷卷三十六

古今攷卷三十七

元 方回 續

蕭何次律令

紫陽方氏曰移平城之園在叔孫制禮儀之前卻添蕭何次律令於此然後附廣律令攷於此下呂東萊曰按本紀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之後回謂東萊改禮儀為朝儀良是

移律令軍法相次序亦是謹依之　前漢刑法志曰高
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
法不足以禦關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
時者作律九章晉刑法志曰漢承秦制蕭何定律益事
律興厩戶三篇合為九篇興律戶律厩律三篇總謂之
事律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東萊曰此蕭何
次律令之大畧也回按志師古曰攈音九問反摭音之
石反

附廣律令攷　論律字義同異

六律始於黄鍾故歴生於律易曰師出以律此軍師之法律也李悝蕭何之律刑罰之法律也律管萬法之所緜始今附歴攷於此蕭何律令之後

史記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禀於六律六吕為萬事根本焉　索隱曰按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黄鍾太蔟姑洗甤賔夷則無射隂六為吕大吕夾鍾仲吕林鍾南吕應鍾是也名曰律者釋名云律述也所以述

陽氣也律歷志云吕旅也助陽氣也案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為之吕亦稱間故有六律六間之説元間大吕二間夾鍾是也漢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數十二律之變至六十猶八卦之變為六十四卦也故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吕而六十律畢律歷志云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是萬事之根本也

紫陽方氏曰六律為萬事根本以事物言之則天地

間有形之器皆本於律而事之形生於神有生於無者亦不能外是舜典言詩言志律和聲古之詩有律尚矣唐虞賡歌便有矣後世至唐始有律詩七言五言拘於仄仄平平平平仄仄而又拘於韻至於晚唐近日四韻之衰不如毛詩選詩陶詩之自然叶律也乃若律已律身律人律下皆法制之義而兵之紀律則根於易師之初六云

右史記律書一六律六呂竹玉銅

史記律書二吹律聽聲唐以來法不傳

史記律書曰其於兵械也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尚宫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索隱注兵械尤所重易曰師出以律是以兵械尤重也注望敵知吉凶正義曰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是也故左傳稱曠知南風之不競此即其類也注武王吹律聽聲曰其事當有所出今則未詳　紫陽方氏曰行軍古有望氣聽聲之法今皆亡

矣武王伐紂吹律聽聲西漢司馬遷猶曉此法唐人司馬貞著索隱則云當有所出今則未詳唐太宗李靖殆亦不嘗講此史記於兵械尤重引律不知械字何議論黄帝顓頊成湯用兵定火災平水害遞興遞廢勝者用事似乎天運不停六呂六律相間用事一氣相禪如水尅火土尅水望氣聽聲已不切下文叙咎犯王子成父孫武夏桀殷紂秦二世漢高祖文帝兵事於律全不相關矣古人作文踈處不可掩然文勢終是好

史記律書三論七政二十八舍

史記律書太史公引書曰七政二十八舍索隱曰七政日月五星七者可以正天時又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二十八舍即二十八宿之所舍也　紫陽方氏曰馬遷書曰七政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索隱孔安國傳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此九字今書孔傳有之但馬遷所謂二十八舍書無此四字以回推之恐是指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孔傳

南方朱鳥七宿春分之昏鳥星畢見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虛玄武之中星昴白虎之中星言秋分冬至七星皆見所謂二十八宿葢指此四句耳

史記律書四八風十母十二子

不周風居西北東壁居不周風東而東之至於營室東至於危十月也律中應鍾陽氣之應不用事其於十二子為亥亥子丑冬三月倒行斗牛女虛危室壁　廣莫風居北方東至於虛又東至於須女索隱曰婺女名也

十一月也律中黄鍾陽氣踵黄泉而出其於十二子為子其於十母為壬癸又東至牽牛東至建星曰斗牛女虚危室壁今不書南斗而書建星月令仲春昬弧中旦建星中注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今年二月初五日春分自此每曉樓東見星四更時牛斗東起天形漸壯牽牛亦漸壯南斗在南似平旦牽牛中矣月令仲春日旦牽牛中不爭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東萊大事記春分日在婁月令注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此指

初一日也在今微不同也馬遷於此曰十月律中大呂其於十二子為丑回曰廣莫風該十一月十二月大抵八風有一風主一箇月者有一風主兩個月者　條風居東北南至於尾正月也律中太簇回曰泰太同言萬物簇生其於十二子為寅南至於尾於心於房正二三月倒行角亢氐房心尾箕　明庶風居東方二月也律中夾鍾言陰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茂也其於十母為甲乙南至氐亢角言萬物俱有枝格如角三

月也律中姑洗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

音振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萬物

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萬物皆有羽翼四月也律中

仲吕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言陽氣

巳盡也似乎音以也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

故曰七星西至於張西至於桞注音丁救反伐木丁丁

之丁也又注咮也天官書云桞為鳥咮正文謂萬物始

衰陽氣下注五月也律中蕤賓陰氣幼少曰蕤痿陽不

用事曰㝠回曰井鬼栁星張翼軫古次序如此今清明

風主四月五月兩箇月律中仲呂㽔㝠是矣而謂七星

之星在張之先何也此四月五月占栁星張翼軫五宿

第六風曰景風居南方其於十二子為午回曰午乃

令之五月也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回曰此謂夏至五月

一陰生也其於十母為丙丁陽道著明故曰丙萬物丁

壯故曰丁列宿不言井鬼而曰西至於狼弧言萬物之

吴落一作柔落狼言萬物可度量回謂馬遷不書東井

輿鬼豈以輿鬼僅四星三度大狹東井八星三十四度大廣故不書井鬼而遠取弧狼狼一星在東井赤道外弧十星七箇星如弓背三箇星如弓之挾矢以射乎狼弧矢在天狼之後以見惡獸在前弓矢在後天所不容也今以弧為落物就死尚近以狼為量斷萬物則何大遠耶下文涼風六月亦似偏　涼風第七居西南維六月也律中林鍾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滋味也北至於罰言萬物氣奪可伐北至於參言萬物

可參也七月也律中夷則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賊萬物北至於濁北至於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其於十二子為酉回謂涼風分主六七八月何也參星正跨赤道十箇星占十度三星在中赤道外四角四星如被單分直道內外三星之下有三星直上曰伐故謂狼弧參伐亦曰參旗今書曰伐何也義豈通乎濁爾雅曰畢屋也八星十八度在赤道內如畢弋之狀如箇了子留昴星也史記註作卯留留謂陽氣稽留昴七星十一度在赤道內胃

畢之間近黄道故曰昴畢之間為天街日月所必縣又為胡星太白入昴日食月食俱不利於胡　八閶闔風居西方其於十母為庚辛北至於胃於婁於奎九月也律中無射陰氣盛陽氣無餘其於十二子為戌萬物盡滅故曰戌

史記律書五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

六十四以為角黄鍾長八寸十分一宫大吕大簇夾鍾姑洗仲吕㽔賔林鍾夷則南吕無射應鍾長幾寸分不備書索隱曰上文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十分九寸即十分之寸不依此法也云宫者黄鍾為律之首宫為五音之長十一月以黄鍾為宫則聲得其正舊本多作七分蓋西漢書云黄鍾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劉歆鄭玄作分益誤也　紫陽方氏曰古十二律氣至灰飛亡之久矣馬遷曰音始於宫窮於角索隱曰如上文宫

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是其窮也

論史記律書西漢律歷志

紫陽方氏曰馬遷史記律書第三歷書第四班固合律歷為一撰西漢律歷志第一第二下回已專著歷象攷矣韻書三十三錫歷歷通用異字同音狼狄切固論律根於遷取王莽時劉歆備數和聲等作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鏞木曰柷五聲之本生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

或益馬以九十分為寸班以十分為寸　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韋昭著天之中數五曰一三在上九七在下地之中數六曰二四在上八十在下此皆要語餘尚多不具書

李悝律曰法經六篇平糴法附

通鑑外紀書李悝事于周威烈王十四年巳巳東萊大事記李悝書事于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末入溫公通

鑑去春秋七十餘年李悝為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又書魏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法又著法經六篇按前漢晉志杜佑通典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八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工商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

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歲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張晏曰平歲百晦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餘四百石官糴三百此為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張晏曰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飢則發小熟之歛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歛而糴之又按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政莫急於盜賊須刻捕故著囚捕二篇其經狡越城博戲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具律今

之名例律也紫陽方氏曰論李悝平糴法每畮歳収一石五斗百畮歳収百五十石上熟収六百石畮収六石恐無此理六百石而官糴三百石恐無此例今平江府曰収百合斗或加一加二加三如加三収兩石極矣即合百斗兩石六也每畮大熟収二石宋軍糧斗百合七升七合耳每歳和糴動一二百萬石民以為苦然亦得楮為用賈似道買公田免和糴公田尤為民苦不如和糴今國亡矣不必論三代之法至於周穆王五刑之屬

三千而孝經亦曰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春秋末孔子之時猶用周之刑法春秋末去通鑑七十八年李悝變法去孔子卒壬戌七十三年而周三千之刑盡廢一傳而為商君相秦之法雖更漢高文惠而秦法卒用至於五代宋誠可浩歎也哉

尚書典謨之律詩律之律

紫陽方氏曰書舜典同律度量衡孔傳云律法制及尺大斛斗斤兩皆均同注律字不分曉疏亦不言律為何

物舜命夔典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回謂孔此注始明白但音用史記律音而不指黃鍾大呂等名舜所謂律之和聲者下文八音克諧是也樂之聲也然舜之所謂樂所謂聲乃從詩起其意若曰夔汝教胄子正直而温和寬和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咏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

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能相奪此疏全語鶴山先生要義取之回亦取之書此盖稷於禹四欲四汝最後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注疏並不言六律六呂名數今回取馬遷律書記在後

兵刑自伏羲黄帝以來

紫陽方氏曰黄帝有涿鹿之戰蚩尤為黄帝所滅此大刑用甲兵之始也伏羲畫卦又重卦制器十三卦首曰網罟佃漁取諸離而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取諸睽此弓矢之始也自伏羲重卦即有之矣杜佑通典謂陶唐以前未聞其事但自舜始為唐堯兵刑事見吕刑

堯誅三苗五虐伯夷刑臯陶士

紫陽方氏曰吕刑穆王所稱皇帝孔傳帝堯也當時三苗氏作五虐之刑而中國之五刑未見焉三苗之五刑曰殺戮無辜死刑也曰劓刵截人耳鼻曰椓黥椓陰黥面又四者總為五虐堯是時未有舜也乃命三后伯益

降典折民惟刑而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時則伯益主刑為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傳以士為臯陶則堯時臯陶亦巳作士主刑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傳以訖為絕回謂此意當是指典獄之官不惠乎挾威勢以來脅惟患挾貨賄以來賂也訖者今世曰休之義也

五刑四罪自舜典始臯陶作士大舜同

紫陽方氏曰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灾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回按尚書有史官書帝王之言堯典多有帝曰字舜典有帝曰格汝舜亦堯曰也後舜格于文祖繼以咨十有二牧單書曰字乃舜曰也蠻夷率服之下始書舜曰字而後皆書帝曰皆舜也書曰者皆堯舜所言也餘皆史官之所書如象以典刑至怙終賊刑七句下忽有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九字孔傳云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如此則象以典刑以下七句非史官所書乃舜之所言乎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

必舜所自言卻又無舜曰字下文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回謂此史官所書而流放竄殛四罪之始也象以典刑一句孔傳謂法用常刑以象為法以典為常無後世赭衣之說流宥五刑謂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似謂舜于墨劓剕宮大辟之刑以流放寬之減等之甚者也下五句傳皆是舜首咨禹次咨棄契第四咨臯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申堯時之命也五刑有服傳五刑

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此一句不分曉五就三服傳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傳謂不忍加五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三等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傳文尤不分曉此八句舜口所云也回所以書此堯以前不可攷姑自舜始

舜臯陶論刑

禹謨舜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紫陽方氏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孔傳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東坡應制科秘閣六論刑賞忠厚之至此一題也回味此一章何其忠厚之至耶孔傳刑期于無此一句解

非是孔謂雖或行刑殺以刑止殺終無死者舜上文謂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未見得是殺以止殺舜意欲刑之為刑設而不作耳

胤征政典之刑

紫陽方氏曰夏仲康命胤侯掌六師征羲和曰克有常憲曰邦有常刑刑法之來也遠矣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後時者殺無赦孔傳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典之治典回按先時後時二句孔傳謂先天時後天

時夏后專為歷象天文之官設此一條嚴矣哉又知政典之書猶周之六官也

康誥論刑臬司

紫陽方氏曰成王以殷餘民封康叔作誥曰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又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非汝封兩句孔傳之意似謂刑人殺人劓刵人豈非汝封職任之所得為乎無

或兩句則謂汝雖有刑人殺人劓刵人之權無或輕用之也陳訓布臬訓法殷法有倫謂夏之法可師者師之要囚要于宵切訓謂察其要辭乃服之義服膺思念五六日十日三月乃大斷之慎之至也後乃曰元惡大憝不孝不友刑茲無赦豈非殷頑民難化取不孝不友刑之乃刑亂國用重典歟

立政論刑周官論刑準人準夫

紫陽方氏曰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屢言準人準夫平法

謂士詳官周禮有士師無官名準者何也其後屢言庶獄謂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傳公為武王司寇封蘇國長我王國之長訓為長施行於我王國回謂不然謹刑可以永天命當如此說始周官統六師平邦國司馬司寇詰姦慝刑暴亂傳謂夏司馬討惡助時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物無故掇夏秋二字為長物殺物冬官却作如何說

呂命論刑官及內貨來刑罰之異

紫陽方氏曰書不可不讀讀不可不抄回二十一歲知讀書三十餘歲方通性理壓泰後或令讀為他文啓劄新作既能詩專攻於詩足以名世四十一歲遭諭得鶴山先生以漢紀為古今攷二十段前尹京静齋先生在吾州與進士子年二十六未見此文公乃得之謂回可續攷也令讀吕刑雀躍有感穆王命吕侯為司寇卿復曰甫侯其篇實曰吕命先言蚩尤苗民之亂稱唐堯為皇帝服虐以威四字加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

時世治獄事貨賂不行有邦有土告爾祥刑謂用刑之
道至今文王用之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造兩至也衆
刑其入於五刑之辭辭簡孚信核則正之於五刑故曰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則不核不實
可疑也以五罰者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于五
罰之罪不應則以過失赦之也五過之疵恐有弊病惟
官者或嘗同官位也惟反者或詐反因辭也惟内者或
内親用事也惟貨者或行貨枉法也惟來者或舊相往

來也此五者赦之病也近世人情關節之謂也其罪惟均謂故出脫人罪者以其罪罪之謂也五刑之疑有赦刑疑赦從罰也贖也五罰之疑有赦罰贖可疑免而放之也穆王明了如此墨疑赦罰百鍰六兩曰鍰黃鐵也户關切劓疑赦罰倍百鍰剕刖也疑赦罰五百鍰宫疑罰六百鍰大辟疑千鍰墨罰千劓罰千剕五百宫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故曰五刑之屬三千刑罰世輕世重一句尤好

上刑下服下刑上服之辯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疏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服上罪也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臨時斟酌　紫陽方氏曰初讀上兩句似難解今以囘意一人犯一罪而法有輕重二條當從輕條一人之身犯二罪則如近世

法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也此之謂重輕有權書服刑是真刑罰是贖刑互文言之總曰刑罰或曰刑或曰罰

明啓刑書不為刑辟

紫陽方氏曰穆王吕刑文妙如云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貌稽者五聽也而以天威警省之如云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回以意解刑罰所以懲過非好殺人病患公法人極畏之子

路片言何取佞口罔非在中兩平而已差錯之辭在我精察孔傳非從惟從謂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回謂囚辭有差察而審有不可從亦有可從哀敬折獄哀而又敬折獄之道明啓刑書五刑之屬三千有其書矣明白開啓公共閱之相與之謂胥如卜之謂占此所以無寃民曰左傳叔向謂不為刑辟乃因子產鑄刑書而言不當宣示百姓然古之象魏何為哉後世刑統法冊律令格式之書不可廢也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漢鞫劾之異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傳其斷刑文書上五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疏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之犯鞫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亦具上之使王知之或改上下

單辭兩辭

明清于單辭聽獄之兩辭鶴山集要義題曰單辭一人

獨言兩辭一虛一實疏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　紫陽方氏曰鶴山十二字妙疏十字亦好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疏典獄知其虛實受其貨而聽其詐者虛而理得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　紫陽方氏曰周穆王之時已有獄官受貨致富之事穆王能察知之信賢君哉

呂命訓夏贖刑之辨

紫陽方氏曰呂侯為甫侯書傳不言其名即生甫及申不與我戍甫之甫穆王命之為司寇而呂侯以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或問夏殷周相繼今不訓殷刑而訓夏刑何也曰攷之金作贖刑唐虞至夏皆然周公之法無贖刑何以知其無贖刑也周禮職金掌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非贖刑乎曰曰不然罰止于士而上不言公卿大夫下不言民士之所罰之金貨亦不明言贖罪故曰周公之法無贖刑也疏有云殷刑必重于夏

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治易故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夏以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大輕雖減之輕猶用殷之稍重之刑而未及乎夏之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此雖德化之極亦由刑重民不犯也呂侯斟酌時宜為穆王行夏贖刑之法即唐虞之法也周禮五刑之屬三千五百輕少重多五刑皆五百大辟死亦五百穆王五刑之屬三千重少輕多宮罪減五百為三百大辟減五百為二百

墨劓乃各增五百此於周公之法頓輕矣而又實則行刑疑則罰贖成王周公重於法無贖刑時也穆王吕侯輕其法創贖刑亦時也孔子定書而存吕刑之篇

贖刑金鐵之辨

疏節文舜典之金作贖刑傳謂黃金其罰百鍰此言黃鐵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别之以為四古傳黃銅黃金皆今之銅也古之贖刑悉皆用銅

五刑起何時漢文除肉刑近世配軍刺旗法

疏節文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起在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刻顙截鼻刖足割勢說文云顙額也康成周禮注墨黥刑先刻其面以墨窒之　紫陽方氏曰近世法笞杖徒流絞斬縣止行笞杖知州以上行徒流法多易為配刺面曰配某州牢城有牢城營以居之充兵强盜免死額刺免斬二字面刺雙旗大軍刺手號以姓名禁廂軍刺額號以六點井市人喜文身稱為刺繡迎神稱錦體社設肆為此一曰針筆匠

鞭作官刑隨𤻘官刑

疏節文書鞭作官刑用鞭久矣鶴山云周禮春秋傳皆有鞭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隋造律方𤻘之官刑言若官事不治則鞭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

扑作教刑官刑俱用

疏節文學記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注夏榎也楚荊也

二物可以朴撻益稷云撻以記之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朴亦官刑其實官亦當用朴重者鞭之輕者朴之漢用竹曰笞曰箠　紫陽方氏曰鞭字從草古鞭當以草為之隋廢法不傳今人以竹根為馬鞭亦可以箠人或亦用荆為之加以皮索近世士大夫從駕新進士用絲鞭朴當從木如今笞杖字從竹實用木州學置竹篦即用竹諸生犯罪從學夏楚是也訊杖用荆當兩腿訊一百七十五十是今用之笞杖五十七十杖罪百單

七皆荆條

古贖罪用銅唐復用銅

古金銀銅鐵總號為金爾雅黄金謂之湯白金謂之銀是黄金白銀俱各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梟氏為鍾㮚氏為量段氏為鎛桃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俱名為金鐵名色銅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為金但少其斤兩與銅相敵漢贖死罪黄金三斤古贖死罪銅千鍰鍰六兩為銅四百一十六斤

恐未的後魏以金難得金一兩收絹十疋唐律依古法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于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唐之一斤古之三斤孔以鍰為六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斤如此則古之六兩今之二兩古今稱不同別攷

宮淫刑漢除墨劓剕

伏生書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後人被此罪未必為淫左傳昭五年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宮刑猶在　紫

陽方氏曰漢武帝下司馬遷蠶宮非漢武故酷葢律有之減死也

隋開皇始除宮刑

隋以前反逆縁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女宮刑婦人猶閉于宮是次死之刑於四刑最重　紫陽方氏曰隋文帝除宮刑盛德事也因早死煬帝以無道失之古之閹宦取自然之閉塞者或以淫宮之則宮者使守宮亦不專為宦寺

原野市朝為三就甸師氏刑王之同族

書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孔傳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疏節文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是無隱也孔用此為説以三就為原野市朝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墨劓剕宫無常處可就馬鄭王三家皆以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聞於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

之正處此言行刑不當類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

以為一國語之文不通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三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鍇夏書

古今攷卷三十八

元 方回 續

易卦刑法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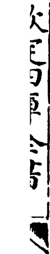
紫陽方氏曰記鶴山文集有云易卦多於有離處言刑獄今攷之具於后噬嗑亨震下離上利用獄彖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賁離下艮上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解坎下震上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豐離下震上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旅艮下離上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此以上五卦有離惟中孚卦兊下巽上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無離卦然先儒謂中孚二陰在四陽之中乃一大離卦也亦奇矣哉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注否音不附伊川

藍田漢上朱文公四說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紫陽方氏曰王弼此注大繆不訓律字之義其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此三語未覺其謬其曰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于否此三語大謬矣否古之不字則可否之否或音鄙同謂失律即是不臧弼謂失律而臧何異于否讀作鄙此說不然焉有失律而猶臧者其下文曰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者






凶弼始訓律為令字不知指兵律兵令為人主之所出乎古法之所載乎否臧二字雙解不如只作不臧解也伊川謂律有二義出師不以義行師而無號令節制皆失律也令出師行師失律而雖善亦凶祖王弼意横渠藍田俱謂初六衆賊不善用律讀否作不也漢上坎坤為律指内外二卦初六不正動則坤坎毁師失律之象律謂之法者度量權衡之法起于黄鍾之九寸黄鍾坎位也此説皆妙又引劉遵曰否字古之不字杜預曰否

不也良是又一句失律者為不善尤佳失律則不臧也
朱文公更簡當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引晁氏云否
字先儒多作不是也以律則吉不臧則凶八字妙可以
破王弼之非

周禮大司寇

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
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注亂國簒殺叛逆以五

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以明刑耻之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諸侯獄訟以邦典定之卿大夫獄訟以邦法斷之庶民獄訟以邦成弊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紫陽方氏曰注圜土獄城也明刑書具其罪惡於大方板著其背束矢百箇兩劑音子隨反今券

書三十斤曰鈞嘉石文石也外朝門左肺石赤石也邦
典六典邦法八法邦成八成
周禮小司寇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
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注國危謂有兵寇國遷謂徙都改
邑立君無冢嫡選于庶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讀書則
用法鄭司農云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命夫命婦不躬
坐獄訟注喪服傳命夫男子為大夫命婦大夫妻凡王

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大鄭注刑諸甸師氏禮記曰刑于隱者　以五聲聽獄訟一辭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聽五目聽注聽之義為觀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顔色不直即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即喘觀其聽聆不直即惑聽聆字生觀其眸子不直即眊然眸牟通用　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注議親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議賢若廉吏有罪先請議貴若墨綬有罪先請議賓謂

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歟八辟之辟注法也三刺一曰訊羣臣二訊羣吏三訊萬民注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注宥寬也民言殺殺之民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刖宫也

大比登民數生齒注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女七月　紫陽方氏曰三刺之法注刺為殺如此則凡有可殺之罪先使羣臣言之次使羣吏言之又次使萬民言之其曰聽民之所刺宥刺曰殺

寛曰宥終決於萬民之口乎不至於殺則減死上服劓墨下服刖宫周禮容有未可全信者

士師之職

士師之職掌五禁一宫禁二官禁三國禁四野禁五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懸於門閭注宫王宫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盡亡矣今宫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囂讙夜行之禁　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

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
鄙注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禁則軍禮
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掌士之
八成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一
邦汋二邦賊三邦諜四犯邦令五撟邦令六為邦盜七
為邦朋八為邦誣注汋為酌酒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
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邦賊為逆亂者邦諜為異國反
間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撟邦令音矯詐稱以有為者

邦備讀為邦朋為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　紫陽方氏曰周禮六卿猶後世之六尚書然後世六尚書在執政之下周官三公兼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或兼宗伯小宰中大夫二人其後世之六部侍郎乎又其次下大夫四人如士師云者其司寇則如後世之少卿乎後世九寺以大理卿為首真士師之官也柳下惠為士師鯤鼉為士師諸侯皆有此官周禮若果出於周公之筆恐天下無與天子為敵國者堂堂王國而著邦諜之篇防為

異國反間者此乃春秋戰國以來有之故回不敢全信

周禮

司刑五刑之教比夏多五百

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司民六職無可摘書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注多不録夏刑大辟二百髕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變髕改作刖　紫陽方氏曰此之五刑多夏五百穆王三千又多五百

司刺三刺三宥三赦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一刺訊羣臣再刺訊羣吏三刺訊萬民前小司寇已解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　紫陽方氏曰康成注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讐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此注好其注宥寛也赦舍也亦好宥則寛而減等猶有劓刵宫赦則舍之放之而已此宥與赦之分也此以下司約至貉隷十二官不必摘抄以上

見周官司寇上

大小行人司儀掌客掌訝屬禮

大司寇下從布憲至伊耆氏二十五官多治鳥獸蟲蠹之職極多難字異字忽有大行人小行人司儀三官間其中愚意此當在春禮類中行夫環人亦然掌客亦然象胥通蠻夷之言在刑類是掌訝待賓客之至似又屬禮掌察掌貨賄至都士五官闕

初學記刑罰攷

春秋元命苞曰刑者侀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水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為詈守刀詈為罰罰之為言內也陷於害也註曰井飲人則人樂之不已則自陷於川故加刀謂之刑欲人謹謹以全命也詈以刀守之則不動矣今作罰用寸寸丈尺也納以繩墨之事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見尚書大傳故白虎通曰行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

者以其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一云以畫跪當黥草纓當劓以履扉當刖艾韠當宮凡斬人體鑿其衍形膚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之義也見慎子）後世嚴刑而人不禁故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見國語）故尚書呂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五刑者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官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能糾暴鄭注糾謂察異也至秦用商鞅又設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加肉刑大辟者有鑿顛抽脅鑊烹之法見漢書蓋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伯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見百範世要論

初學記囚攷

風俗通曰囚遒也言詞窮情得以罪誅遒也禮罪人置諸圜土故囚字為口中人此其象也尚書曰囚奴正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詩在泮獻

囚周官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鄭玄注云囚拘也此其事也

初學記獄攷

釋名曰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拘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墻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圄禦也言領録囚徒禁禦也案急就章咎繇始造獄後代因之風俗通云夏曰夏室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是也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

名也又狴牢也亦獄别名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冦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又詩宜犴宜獄韓詩外傳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則其事也

漢刑法志攷一國語大刑用兵甲班固志兼論軍

興刑

紫陽方氏曰國語大刑用甲兵其次斧鉞至鞭朴班固漢書刑法志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師古曰吉凶軍賓嘉因天討而作五刑令先書舜典五刑一字之始而後

書班固及他説流宥五刑此舜典五刑二字之始也次命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孔注始曰五刑墨劓剕宫大辟班所謂五刑不同漢書注不同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斬刑也　中刑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鋸刖刑也　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髕刑也鑿黥刑也師古曰鑽鑽去其髕骨也鑽音子端反髕音頻忍反薄刑鞭扑師古曰扑杖也音普卜反本書未明　大者陳諸原野師古曰謂征討所殺也　小

者致之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

右五刑二字别更有不同見後

漢刑法志攷二班固論五禮五刑

西漢刑法志班固文之佳者吕東萊美史記而疵漢書今節刑法志書此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反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温慈惠

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
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　紫陽方氏
曰此文甚佳有大刑用甲兵一句故班固此以下論古
今用兵自黄帝涿鹿之戰始次論殷周以兵定天下與
大司馬六軍井田百里之制至秦漢自屬軍法
漢刑法志攷三輕典中典重典　周禮是班史舛
誤
周禮大司寇刑新國用輕典注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

國用中典注為其民未習於教刑平國用中典注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刑之法刑亂國用重典注亂國簒弑叛逆之國用重典以其化惡伐滅之班固刑法注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古曰新闢地立君之國其民未習於教故用輕法二曰刑平邦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三曰刑亂邦用重典師古曰簒弑叛逆之國化惡難制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以上大司寇職也 紫陽方氏曰顔師古注

三典與鄭康成注俱同其語而微添班固不避高祖諱何也班固下文不論新邦輕典論中典重典可疑今録於後辨之

班固志五刑墨罰五百劓罰五百宮罰五百刖罰五百殺罰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顔注不書切音書凡殺人者踣諸市踣周禮皮北反漢書音不分曉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髠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隷女子入舂稿漢書如此寫音口老反無於字周禮作槀古老反凡有爵者與

七十者未齓者皆不為奴　紫陽方氏曰此班固節周禮司刑掌戮司厲之文書之何以謂之刑平邦用中典何以不諱邦字此五刑各五百共二千五百殺罪亦至於是五百完者使守積一句周禮注鄭司農云髠當作完鄭康成云五刑之中必王之同族不宫者宫之為剪其類髠頭而巳如此則墨劓宫刖殺為五刑而王之同族以髠代宫若别有完者居作之役則是六刑也古書難攷未可忽

班固志周道既衰穆王耄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益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紫陽方氏曰回讀此全不聽班固之說穆王之刑其章多於周公五百章衍二千五百為三千多固多矣然大辟減五百為二百宮罰減五百為三百呂刑剕注足剕班改作髕師古注云膝頭骨何不同也減大辟三百宮三百而墨劓

各增五百似多何謂之用重典班固之說前此未有人疑而難之回敢以是請教於博古者

漢刑法志攷四叔向非子産鑄刑書 三辟之興皆叔世

刑法志春秋之時王道寖壞教化不行子産相鄭而鑄刑書師古注鑄刑法于鼎事在昭六年晉叔向非之曰遺其書以非之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師古注周禮三典五刑以詰邦國但不宣露使人知之懼民之有爭心也云云知民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徵

於書而徼倖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呂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韋昭注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注謂夏殷周亂政所制三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紫陽方氏曰苟如左氏班史所書則後世刑統法册其原於子產乎鑄刑書於鼎自子產始也然胤征有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注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叔向之言未必皆然

附晁公武說

晁公武讀書志第八卷刑法類其論刑統有曰古者議事以制使民不知所爭也後世鑄刑書使民知所避也雖若不同所以為民之意則一然議事以制若委重於人鑄刑書者委重於法委重於人則上之人虐將輕重由心以慢其下委重於法則下之人將徵於書以傷其上其為失也亦均要之以人行法不使偏重始為得耳

漢刑法志攷五

班史刑法志書子產鑄刑書孔子傷之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回切意論語此二章未必因子產刑書而發班孟堅讀書乃如此合湊立論耶又謂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皆恐未然

漢刑法志攷六　戰國申子商鞅之刑　鑊烹之

刑始申商

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設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脇鑊烹之刑（師古注鼎大而無足曰鑊以烹人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老子傳附老萊子次莊子傳次申不害傳次韓非傳商君列傳第八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注京今河南京縣）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術即刑名法術）用為相十五年國治兵强無侵韓者（同上注王幼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

三篇號曰申子裴駰注按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商鞅者魏之庶孽諸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姬姓也西入秦因寵人景監求見孝公為左庶長變法令民為什伍注五家為保十家為連而相収司連坐一家有罪九家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告姦得四級匿姦者降敵同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駰率音准受上爵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築冀闕宮庭

於咸陽自雍徙都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平斗桶鄭玄音勇今之斛權衡丈尺索隱音紀量器名行之封於商十五邑號商君相秦十年孝公卒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亡至關下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為法之獘一至此哉去之魏弗受復走商邑發兵反秦攻商君殺之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　漢書藝文志商君二十九篇申子六篇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前有李子

十三篇名悝相魏文侯初著律者後有處子九篇史記云趙有處子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游様子一篇鼂錯三十一篇燕王事十篇不知作者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紫陽方氏曰申子之書今亡鼂公武讀書志亦無之商君二十九篇公武謂亡三篇今作五卷行世太史公商君傳贊謂其天資刻薄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隱未嘗見開塞真書妄撰注脚云按商君

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惟晁公武讀書志謂商君之書司馬貞未嘗見之妄為之説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晁公武斷謂鞅之術無他恃恃告奸而止耳故具法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脱也回讀裴駰所引劉

向新序論商鞅所變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有刑全篇俱注索隱史記妄撰開塞二字之義則其他之妄亦可知矣　回按索隱號小司馬其名曰司馬貞注史記曰引顏師古漢書注檢唐書顏師古孔頴達居儒學傳之首隋大儒唐高祖太宗用之皆有功斯文無司馬貞傳則其人不顯可知未嘗一見商子妄撰巳語解政化開塞晁公武取商子中所言開塞以闡之快哉快哉又曰太史公謂申韓之學本於黄老故先傳老子

莊子而以申韓同一卷索隱注黄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洗刷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黄老斯未為得其本者囘謂此一句頗不然太史公說然下文乃曰令按韓非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學黄老之學也囘謂此說乃以太史公為是黄帝之書囘不能攷惟晁公武有云韓非子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二篇故太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

意老子之書有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皆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為非歟回謂連坐參夷鑿顛抽脇鑊烹之刑始於申不害商鞅紂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未聞以鑊烹殺人項羽烹周苛蒯通解衣趨烹劉項之慘毒如此哉乃始於申商

周顯王十年壬戌商君變法

東萊大事記周顯王七年己未秦獻公薨子孝公立攷本紀通鑑孝公生二十一年矣顯王八年庚申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公孫鞅聞孝公令下乃西入秦因嬖人景監正義曰周人也以求見三見孝公善之而未用復見與語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也顯王十年壬戌東萊書公孫鞅變法解題曰法始於伏羲而備於周雖其間有詳有畧要之皆本於伏羲也法變於秦而極於五代雖其間有草有因要之不能大異於秦也學者

苟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與商鞅變法之令並觀之大畧可覩矣細注變法同已書不再書　紫陽方氏曰商君變法之年在周顯十年壬戌秦孝公即位四年矣年二十五秦二世三年甲午秦亡其法行一百五十三年而約法三章之漢興

東萊辨通鑑書商鞅變法未然　腰斬亦始於秦大事記小字經曰商君傳變法之令已書於通鑑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

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姦者腰斬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為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皆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二字皆當以本傳為正家次如漢陽夏侯嬰北第第一之類　紫陽方氏曰温公三削皆非讀書當如東萊仔細可也腰斬之刑古無之亦始於秦非始於

商鞅

商子來民篇謗三晉人耕於內　秦人應敵於外

東萊大事記書商子來民篇曰秦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三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隣者三晉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實參居而并處土不足以生其民而民不西者秦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諸侯之士來歸者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無知軍事即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以故秦人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有宿於外境内不失須臾之時文妙此富强兩成之效也鞅富强耕種之術畧見於此杜氏通典曰商鞅誘三晉人利其田宅無

知兵事而務本於內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而使秦人應敵於外　紫陽方氏曰商鞅之術如杜佑之言誘三晉人利其田宅無知兵事其約許之三世雖則云然乃後閭左之戍起無問秦人三晉人與天下之民皆罹荼毒强秦者商鞅也亡秦者亦商鞅也因是有感宋人有丁未録謂治平四年丁未王安石用事變法至靖康二年建炎元年丁未徽欽北狩康王南渡之難王安石亦一商鞅也引其徒羣小人傳法護法元祐司馬公天若祚

宋之言不售甲子一周而宇宙分裂生靈死者億億萬德祐丙子之亡非王安石為之禍根乎商鞅之為患自周顯王十年壬戌至高祖之興乙未凡一百五十四年而法不盡草王安石之為患自治平四年丁未至德祐二年至元十三年丙子凡一百一十年而安石之患未已也嗚呼

商子定分篇秦置法官

東萊大事記秦置法官按商子定分篇為置法令官有

遷徙物故使吏民學讀法令知法令所謂者為之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間有明法令者於主法令之官各以其所欲問之法官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以左券予吏之明法令者主法令之官謹藏其左券木柙以室藏之封於法令之長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故天下之民無不知

法者方孝公之時未為天子亦未置丞相蓋秦人以秦法補之然法官之置出於鞅則無疑也　紫陽方氏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程氏此語萬世龜鑑恐亦為王安石而發商鞅之法秦人緣飾所置法官乃後世大理寺官之比提刑司者有檢法官州郡置司法官吏員有法司所掌刑統及律令格式之類

漢刑法志攷七秦始皇

秦始皇兼呑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

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日百二十斤為程 回謂日縣石之一此一句奇妙不久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起而叛之

漢刑法志攷八漢興高惠蕭曹之刑

漢興高祖約法三章蕭何作律前已備書班固曰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螫人欲長幼養老蕭何曹參為相鎮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

用稀然及後有曰漢興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杖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　紫陽方氏曰攷此令曰二字則是如後世法冊著為令也又專有妖言令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嗚呼榮利於家人所震鑠何而一跌至此申商創參夷之法痛哉

漢刑法志攷八漢文斷獄四百

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將相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禁網疏濶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免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　紫陽方氏曰周顯王十年壬戌商鞅變法殺人無筭至漢文即位壬戌一百八十一年躬修玄默一年斷死刑止四百仁不仁之分如此

漢刑法志攷九淳于女緹縈上書

孝文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無男有五女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少女緹縈隨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之欲反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没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除肉刑　紫陽方氏曰仁矣哉漢文帝也後世有一

女子可以上書動萬乘乎

漢刑法志攷十漢文除肉刑制詔

遂下令曰制詔御史盖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勿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深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泂酌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

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其具為令

紫陽方氏曰此詔溫厚惻怛孝文帝仁矣哉然呂后時已除三族法而文帝復施之於新垣平何也孝文時已無宮刑而武帝復施之司馬遷何也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增律九章文帝之世何為尚有肉刑三雖實首謀黥刑有以易之孝文必深思熟慮有定說矣

漢刑法志攷十一張蒼馮敬奏笞刑棄市刑

臣謹議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　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髠以笞代劓以斷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髠也此當言髠者完也　當黥者髠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財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籍笞罪者皆棄市　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有罪也晉灼曰命

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趾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財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財盜物贓污之身故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也今流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復有笞罪亦云復有籍笞罪皆後人妄加耳舊本無之　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

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三歲免為庶人隸臣妾免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並免為庶人云云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内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率多死 紫陽方氏曰當完者完為城旦舂本作宅是臣瓚謂當髠者完非也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準斬右趾固是傷面斷足笞三百笞五百必無全人笞可一百重法亦有死者豈可至三百五百乎當斬右趾棄市斬右趾未必死而

棄市者死刑也失太重也殺人自首枉法受贓主守自盜三罪不至於死而又犯笞罪則亦棄市亦太重也景帝改減笞數始輕城旦舂鬼薪白粲隷臣妾司寇之法陳迹固不足辯史記八書無刑書除肉刑書在文帝紀十三年五月數字不同不書城旦舂以下注中索隱引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張斐注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如此則漢又易黥劓斬趾三刑而不易宫刑攷之詔文似恐不然

漢刑法志攷十二

史記文帝紀二年正月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先約後正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漢書此詔在文帝紀二年五月相約結無結字無知

抵死比拒字為勝師古注抵觸也至也　紫陽方氏曰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如淳曰欲有進善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之也索隱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韋昭云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墻梁頭四柱木是鄭玄注禮云一縱一横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名桓陳

漢刑法志攷十三除収孥諸相坐律

史記文帝紀元年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収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相収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上曰朕聞法政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

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恵徳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連坐律令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至今除此令 漢書刑法志辭微不同書為孝文十二年書議者為左右丞相周勃陳平而下文有云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其下文又云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智而猶有過刑繆論如此惑之甚也 紫陽方氏曰相坐之法參夷之誅班固書始於申不害商鞅高帝約法三章已除此法豈蕭何所増律復有此乎文帝首除

收孥相坐律令而新垣平之三族平勃不爭何也此誠文帝之一失也